

# “京剧荒漠”花枝俏

■周文华

京剧，音韵高雅、气势恢宏，深受群众喜爱，被称为国剧，誉为国粹。但处于豫东平原的周口一带，由于上世纪前段的军阀混战，日寇蹂躏，“水旱蝗汤”肆虐，人民群众没有好日子过，哪里谈得上丰富的文化生活。所以，京剧在这里并不盛行。外地京剧团也很少来周口演出。因此就有人说，当地虽有许多地方戏，却是一个“京剧荒漠”。

其实，周口人喜欢京剧的也不少，只是未能构成组织，形成气候。30多年前，我在一中工作时，音乐教师尹乐天（已故）就拉得一手好京胡。在大唱样板戏时期，社会上形成一股京剧热。我还协助尹老师挑选一些学生，学生们参照录像带，排练成了全场《红灯记》。学校购置了一套标准的服装道具。他们不仅在市区演出，还到商水、淮阳、太康演了几场。只是过了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不过也埋下了一些京剧爱好者的种子。

1998年的一天，常在周口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参加活动的离休干部马怀璞同志遇到几位京剧爱好者，看他们散兵流勇似的没有个着落，就帮他们安排了活动场所。马怀璞本人也喜欢唱京剧，于是动员大家成立一个京剧组织，这个倡议一立立即得到了大家的拥护。马怀璞上下联系，取得各个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地区老干部协会的领导带头捐助并出面募集基金，购置了乐器等所需设备。5月的一天，命名为“周口地区老协京剧社”的组织就正式成立了。马怀璞眼光锐、勇开创、热心肠、孚众望，被推举为首届社长。在老协的指导下京剧社制定了章程，明确提出了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振兴中华京剧事业”为宗旨，制定了规章制度，并继续发展



组织。一了解到谁有京剧特长或爱好，马怀璞社长就亲自登门相邀。不久京剧社就发展到40多人，后来还有商水、淮阳、西华等地爱好者闻讯前来参加活动。

老协京剧社以退休老人为主体，也有一些还在工作岗位的中年才俊。他们当中既有京剧素养较高的行家里手，也有基础很好的后生。活动场所宽敞，设备齐全，人才济济，加上指导思想明确，领导得力，个个精神振奋，认真钻研，能者为师，互帮互学。每周有三个活动日，每次半天。平时习

演唱，节庆锣鼓响，拥军献节目，慰老演专场。更勤奋的人还在家听录音、跟磁带，曲不离口，力求精准，进步很快。剧社还不断搞讲座，请专家讲戏剧知识和表演技法。并多次组织大家同省内外友好城市的京剧社团互访、观摩，交流经验。先后与开封市夕阳红京剧社、亳州市京剧学会、界首市京协同台会演，互相学习。

转眼间周口市老协京剧社第十七个社庆日已经过去了，虽说当年的老人已经少了许多，后续的生力军却是越来越强。这些年

的收获真是硕果累累，成绩骄人。社员张杰在2001年参加央视全国第一届京剧票友大赛获得金奖。2011年央视第四届京剧票友大赛社员张杰再次获金。除此外，社员张杰还在天津和平杯第三届票友大赛中捧杯，获全国十大名票奖。可以说，社员张杰“连中三元”享誉梨园。接着，社员游倩云又在2012年第四届天津和平杯全国京剧票友大赛中获得十大名票奖。十多年来在两大全国性大赛中有四人获得大奖，对一个地级市来说实属罕见。难怪省京联和省内外许多兄弟剧社纷纷电贺称赞。另外，在北京与程派的北京市秋声剧社取得了联系。为了更好地沟通学习，回来后将本社的程派爱好者分出，另成一个“北京秋声京剧社周口分社”。这样周口就有了两个京剧社。这也是一个大发展。

今年5月，据周口晚报讯，河南省举办了少儿才艺表演大赛。18个地市有数百人参赛，我市也组织了参赛团队。参赛项目是多样的，其中报京剧唱段的全省只有两人，两个都是周口人。

6月19日，张杰受央视之邀在当晚的《一鸣惊人》栏目中演唱。当日20时许，张杰果然在荧屏中出现了。字幕显示出“端正典雅大青衣张杰”的字样，她唱了一段《麻姑献寿》。演唱过程中梅派大家张馨月评委频频点头表示赞许，“梅派的几个特点你都在唱腔中体现了”。一向严酷的冷面评委——著名琴师李祖铭也笑容可掬地给了“你这是专业演员水平”的高度评价。

17年来，周口市老协京剧社使周口市由一个“京剧荒漠”变成了省内外称羨的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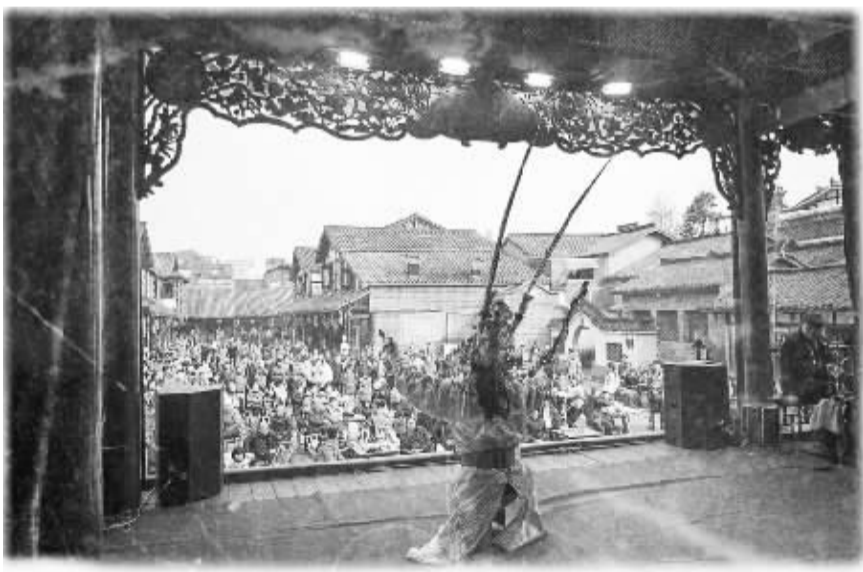
## 听戏

■广凯

中国的戏种多得数不胜数，京剧、鲁剧、越剧、豫剧……还有不得不提的太康道情。南腔北调，不知为何独爱道情，或许因为自己是河南人，亦或是戏里的人或事让自己心动。道情多以“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为主，善于表现家长里短之民间俚俗，充满豫东一带乡土气息。这种独特的剧种从演员的嗓子里冒出，从器乐神奇的身体里长出来，在天空如簾般开放。声腔或低迴婉转，或妩媚情柔，或俏丽活泼，或欢快激越。对家乡独特戏剧的喜爱，正如对道情戏的执着，不深不浅……

母亲不识字，但是很会唱戏。记得小时候妈妈让我帮她在灯下掰棉壳——就是把没有开花的棉壳掰开，把里面的棉花拽出来。棉壳很硬，掰几个下来，手就咯得疼。秋天时，家里的那几亩棉花，妈妈一个人是摘不完的。为了哄着我干活，妈妈就掰着棉花给我讲道情戏里的故事。这时候，我就听得津津有味，非常安静。同龄的小伙伴都不会唱戏时，我就会哼着唱了。如《王金豆借粮》中刘氏的一个唱段，直到现在我还唱得很熟“小妹妹不要把我谢，亲戚相帮是应该的。咱姑嫂二人把话叙，就听谯楼二更催。今早睡，明早起，过年可不兴赶晚集，你起得早了把我叫，我起得早了也叫你。听人说初一五更不兴叫，我的妹妹呀，咱咳嗽一声都懂哩……”唱段中的唱词“不兴”（即“不应该”、“不能”），“叫”（即“喊”）等均带有太康浓厚的地方方言。还有区别于其它剧种的弹舌音（得儿，那个哎嗨，那个哎嗨），每次听，我都倍感亲切。

我想，如果有条件，或许我也会成为戏剧家呢！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爱听戏似乎很不入流，但我却情有独钟。有时在公园，看到凉亭下那些老人唧唧呀呀、有板有



眼地唱时，就觉得他们的生活又潇洒又有韵味。我想我老了，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像他们一样快乐的生活！

小时候，最喜欢夜晚跟着父亲听戏。父亲最喜欢《张廷秀私访》。秋收之后，村里头会请些戏班子，唱的大多是豫剧，偶尔也有道情。晚饭之余，大人小孩便会扛着长凳或小板凳簇拥在祠堂的戏台下。戏台是临时搭建的，虽然简陋，但也成型。去得早，便可占前排，去得晚了，便只能站在板凳上，踮起脚远远地望。父亲似乎每次都占不到前排，这时我便嘟囔着看不见，父亲便会把我放在他的脖子上，这种高高的感觉让我幼小的内心充满了骄傲。

其实对于我来说，前排与后排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父亲能否给点儿零花钱，买几个泡泡糖或者一包辣条。我看戏，总觉得像是在梦里，台上有穿红的、穿绿的，还有大胡子、高帽子等，我最喜欢看的还是那一张张脸谱。有的可怕，有的可亲。他们嘴里喊的叫的唱的我一句都听不懂。真假假假，假假真真。称员外，称老爷；呼夫人，呼娘子。看他们郎才女貌，到底是假夫妻。我只知道，每次戏没结束，我便熟睡在父亲背上，暖暖又结实后背，充满了一天劳作后的汗水味。睡梦中，我的口水淹没了整个童年对戏曲的回忆。

那时候，奶奶喜欢带着我去逛庙会。奶

奶逛庙会有两件重要的事，一件是烧香祈福，一件是听戏。我是奶奶最小的孙子，奶奶对我疼爱有加，每次都要带着我。我搬着板凳坐在奶奶身旁，假装正经地看戏，然后向东向西，惹得奶奶不耐烦，便打发我去后台看演员化妆。接到奶奶的命令，我便前脚插后脚跳地钻出人群，跑向后台。瞄眼看去，一个男演员正用手指挖一团粉底霜打在脸上，连牙齿也不放过，接着抠腮红胭脂底，涂眉画眼、点唇唇忙碌着。梳妆镜里预备粉墨登场的人物初露端倪。此时，演员们还穿着练功服。有个女的在看剧本，不时和身边化妆的那个男角议论几句台词，我瞄了一眼，竟然是油印本！我知道道情最早的伴奏乐器是渔鼓（又称“道情筒子”），可我却始终没见过。看着演员们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声情并茂倾情入戏，煞是羡慕。有一次我跑上台，求唱戏的叔叔给我画一个脸谱，那个叔叔准备给我画一个包青天的脸谱，额头上的月牙刚画完，奶奶便一把抓住我，把我拉下了戏台。看戏的人们看到我那个残缺不全的脸谱，忍不住哈哈大笑。

那些年，在成群欢笑的孩童里，有我的身影。只是，与那东奔西跑的影儿不同，我喜欢近地、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一波三折的道情戏。道情戏的唱词优美，音色婉转，曲调雅致。那甩动的水袖，总是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风情。而现在，这些寄托着美好愿景的传统戏曲已被年轻人抛掷一边。他们在一点点忘却，认为那些戏曲过时了，只有老人们还在孤独地守望着这方舞台。我在这纷繁复杂的社会上渐渐长大，有时，焦虑不安的心会无法平静。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想再看一场道情戏，回味一下烈日炙烤下的热情，体会一下人潮涌动的现场。然而，这一切都是一场梦，梦过无痕。